

之劑投，不再服而愈。西臺掾蕭君瑞，二月中病，傷寒發熱，醫以白虎湯投之，病者面黑如墨，本證不復見。脈沈細，小便不禁，果初不知用何藥及診之曰：此立夏前誤用白虎湯之過。白虎湯大寒，非行經之藥，止能寒腑藏，不善用之，則傷寒本病，隱曲於經絡之間，或更以大熱之藥抹之，以苦陰邪，則他證必起，非所以揀白虎也。有溫藥之升陽行經者，吾用之，有難者曰：白虎大寒，非大熱何以救？君之治奈何？果曰：病隱於經絡間，陽不升，則經不行，經行而本證見矣，本證又何難焉？果如其言而愈。魏邦彥之妻，目翳暴生，從下而上，其色綠腫痛不可忍。果云：翳從下而上，病從陽明來也。綠非五色之正，殆肺與腎合而爲病邪，乃瀉肺腎之邪，而以入陽明之藥爲之使，既効矣。而他日病復作者三，其所從來之經與腎色各異，乃曰：諸脈皆屬於目，脈病則目從之，此必經絡不調，經不調，則目病未已也。問之果然，因如所論而治之，疾遂不作。馮叔獻之姪櫟，年十五六，病傷寒，目赤而頓渴，脈七八至，醫欲以承氣湯下之，已煮藥，而果適從外來，馮告之故，果切脈大駭曰：幾殺此兒！內經有言，在脈諸數爲熱，諸遲爲寒，今脈八九至，是熱極也，而會要大論云，病有脈從而病反者何也？脈之而從，按之不鼓，諸陽皆然，此傳而爲陰證矣。令持薑附來，吾當以熱因寒用法處之。藥未就，而病者爪甲變，頓服者八兩，汗尋出而愈。陝帥郭巨濟病偏枯，二指著足底不能伸，果以長針刺骻中，深至骨而不知痛，出血一二升，其色如墨，又且謬刺之如此者六七，服藥三月，病良已。裴擇之妻病寒熱，月事不至者數年，已喘嗽矣。醫者率以蛤蚧桂附之藥投之，果曰：不然！夫病陰爲陽所搏，溫劑太過，故無益而反害。投以寒血之藥，則經行矣。已而果然，果之設施多類此。當時之人，皆以神醫目之，所著書今多傳於世云。

古今醫統歷世聖賢名醫姓氏元 李果字明之，號東垣，中醫家之宗主。朱震亨字希菴，號丹溪，浙之義烏人，好學，日記千言，葉舉子講道，入華山拜許文懿公，一日公謂以己疾久之，非精于醫者弗能起，子多敏穎，其游藝于醫而濟人乎，於是，丹溪復致力於醫方，既而悟曰：執古方以療今病，其勢雖全，必也參之以素難活潑權衡，乃能濟人乎。

世、途出遊求師，渡浙走吳，歷南除建業，皆無所遇，及還，武林聞太無先生往拜之，數謁弗得接，求見愈篤，先生始接之，以劉張李三家之書爲之敷揚其旨，彥脩授教，而醫益神，名益著，四方求療者輒輳于道，按證致施方錄爲醫秘案可考，又著格致餘論，發其云。